

民族研究论文集

(第四集)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808921

《民族研究论文集》

(第四辑)

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发表一百周年文集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一九八五年 北京

前 言

1984年是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本名著的出版，中国民族学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了科学讨论会。我所不少同志撰写论文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以前，我所举行的1984年度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同志也提交了有关的纪念文章。现将有关的论文编纂一起，辑成《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文集》，作为我所《民族研究论文集》的第四集出版。

本集付印期间，吴文藻教授因病去世。谨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

由于水平的限制，编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研究论文集》编辑小组

1985、12、

E14B66/06

目 录

恩格斯与民族学	林耀华(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原始社会史研究的贡献	黄淑娉(27)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资产阶级民	
族学的联系和区别	金天明(4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略	陈克进(69)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概念	祁庆富(102)
马克思“学术上的”朋友——科瓦	
列夫斯基	庄孔韶(116)
关于血缘家庭	黄淑娉(130)
浅谈原始社会中的家庭	娜西卡(143)
关于东部高车和早期回纥父权制	
家庭、私有制和王权最初萌芽	
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	穆广文(154)
恩格斯是怎样论述军事民主制的	伊力奇(169)
新进化论试析	吴文藻(175)
关于民族、少数民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林耀华(191)
民族理论研究今昔谈	刘 铨(200)
再论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	王国栋(211)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及其	
在中国的传播	金炳镐(223)

中国民族学：回顾与展望·····	林耀华 庄孔韶(238)
论中国民族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	陈永龄(261)
论两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原始社 会发展规律·····	龙平平(271)
谈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	白振声(285)
“两种生产的理论”给我的启迪·····	刘玉莲(294)
附录：	
〔美〕埃莉诺·伯克·利科克：《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序言·····	徐先伟、关学君、林宗成译(304)

恩格斯与民族学

林耀华

今年是恩格斯卓越的科学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面简称《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历年来我在学习恩格斯著作过程中，经常想到的几个问题，现在提出来我的认识和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一

首先，恩格斯为什么在当年写这样的一部著作？当时是什么时代，历史的背景是什么？有什么时代特征？在欧洲，从1848年起至1871年止是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但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20世纪开始的年代，却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没有爆发革命的时期。恩格斯的这部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写成的。这是时代特征的一个方面。

这个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另一个方面，尽管资本主义仍然是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但它已经开始衰落，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本性日益暴露出来了，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危机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延长。因此，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日益增加，在欧洲各个国家里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工会组织，文化教育组织等团体。例如，1875年在德国成立社会民主党，1880年在法国成立社会

党，后来，在英国、美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奥地利、俄国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政党都公开承认自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政党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建立了教育机关，建立并领导了工会组织。这一切表明了这时期工人运动的日益壮大和活跃。

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里，工人阶级政党却在没有革命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他们经常以议会主义来教育群众。这些政党的领导人缺乏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修养和锻炼，因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严重地影响这些政党的活动，诸如当时产生了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象1873年间由于拉萨尔分子的积极活动，恩格斯就分别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严厉批评了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编辑部的某些成员和李卜克内西本人对拉萨尔分子和巴枯宁分子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再如，1879年9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信中抗议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对党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等人的机会主义派别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尖锐地批评自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性。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坚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的机关报的任何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工人运动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在各个政党中实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的策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展开了多方面的积极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优越的著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例如，《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反杜林论》（1876—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庆祝百年纪念的《起源》

一书，都是在这个时期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工人运动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了引导工人阶级政党真正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革命斗争的。

同时，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不用极大的精力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因此，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同时，又不得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看到巴黎公社，感到恐怖惊慌，资产阶级统治基础日益动摇，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本性日益暴露，危机日益带有破坏性。于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就更加竭力粉饰，替资本主义辩护，似乎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制度。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从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时就开始了的。他们还声称，国家是永恒的，从来就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从来就有的，就象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那样，建立在私有制和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当时有关人类原始时代研究的资料还很贫乏，没有能够针对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所歪曲捏造的原始时代情景加以驳斥。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加的注说：“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达尔文关于物种由来和人类起源的著作，给原始公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依据和贡献，从而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出现了进化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英国的泰罗(E.B.Tylor, 1832—1917)、麦克伦南(J.F.MacLennan, 1827—1881)、瑞士的巴霍芬(J.J.Bachofen, 1815—1887)以及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基(М.М.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51—1916)等人。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这些学者，对他们立论题材有不同程度的褒或贬，但对他们的社会向前进化发展这一共同点，却采取了称赞的态度。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对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例如，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

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页）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及其所提供科学资料，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他们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一部天才的卓越著作《起源》便于1884年问世了。这部名著不仅当时和以后在工人运动中灌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彻底地反击了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

二

恩格斯的《起源》一书和马克思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正如列宁说的“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页）在民族学和原始社会研究的成果和理论的形成上，也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贡献。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关心原始社会形态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史理论，就要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联系起来，回顾和考察这个理论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已涉及到了原始社会的本质问题。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阐明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代之以起的则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据他的唯物史观的原则，就必须探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宗明义就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特别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从各个方面对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有所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着重提出：决定人类历史关系包括人类最早的历史活动的内容，有三个因素：第一，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二，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他们特别强调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后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理论，并将其归纳为两种生产：即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亦即种的繁衍。他并且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完全贯穿了两种生产论的根本观点^①。这些唯物史观的主要理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建立科学的民族学的基本原理原则。

的确，马克思从开始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天起，对于民族学的著述，特别是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就予以高度的重视。当时已有许多民族受到侵略、压迫和歧视，马克思对它们诸如犹太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印度人、中国人等所受到欺凌而过着悲惨的命运，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正确的论述，并用阶级观点透视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特别到了晚年，1879年到1882年间，马克思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原始时代的民族学论著，经过他分析摘录并引用的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已相当多，但

主要的有以下十余种：

(1) 摩尔根：《古代社会》(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1877年)。

(2) 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Sir J. Phear;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1880年)。

(3) 梅因：《社会制度的早期历史讲义》(H. S. 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5年)。

(4)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J.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1870年)。

(5) 莫尼：《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J. W. B. Money; Java, or How to Manage a Colony, 1861年)。

(6) 梭姆：《法兰西法与罗马法》(R. Sohm; Frankisches Recht und Römisches Recht, 1880年)。

(7) 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M. M. Kovalevsky; Communal Landownership,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1879年)，原文为俄文本，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汉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

(8) 巴霍芬：《母权论》(J.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1861年)。

(9) 古朗士：《古代城市》(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1864年)。

(10) 班克罗夫特：《太平洋沿岸的土著种族》(H. H. Bancroft;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1875年)。

(11) 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的历史概论》(G. L. Maurer;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1854年); 另有《德国马尔克制度史》(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1856年)。

(12) 泰罗:《人类早期历史的研究》(E.B.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1865年)。

(13) 荷斯皮塔利雷:《电学的主要应用》(E.Hospitalier: Ses Principales applications de L'Electricité, 1881年)。

在这些著作中, 马克思最赞扬摩尔根的论述, 认为《古代社会》一书尤为重要, 因而在1881年5月到1882年2月中旬研读了此书并作了十分详尽的摘录。当然摩尔根是进化学派中杰出的人物, 他把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 指出了氏族制度在原始社会中的基本核心作用及其共产制的性质和意义, 并谈到了当时社会的未来改造, 从而达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 已经改编了它的内容次序安排, 补充了其他必要的材料, 并加上自己评语、评注和结论, 这就大大提高了摩尔根著作的价值和理论含义并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②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光辉论著。

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内容, 认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读者。当时恩格斯就说过:

“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 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 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见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致卡·考茨基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恩格斯从而认为必要写一部专门著作, 把这看作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 并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写成《起源》一书, 当年即在苏黎世出版, 迄今正好是一百周

年。恩格斯的书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摩尔根提供的事实资料以及上述马克思所摘录的十几部著作内容，加上自己对欧洲古代各民族历史所作的研究和新补充的材料，作了透彻阐述。特别着重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正确的科学论证。有关人类由来问题，恩格斯还单独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光辉的论文，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的起源并从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透视早期人类的社会关系。这样，更加充实了人类早期社会产生和发展规律性的论断。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起源》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它是“现在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我们深切地理解到恩格斯所详细论证的是原始时代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崩溃的过程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历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却在于预见当代阶级社会必然改造成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书中许多论述涉及未来，例如关于家庭夫妻关系，如何从阶级关系的一夫一妻制转变为将来无条件的、只有依据纯粹两性间的爱情而产生的婚姻关系等等。再则，也象周恩来同志说过的恩格斯这部名著“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民族学著作。”③的确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充分依据具体而确凿的民族学研究资料，写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论著。从此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就千真万确地建立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与了我们宝贵的民族学遗产，树立了研究原始社会典型的楷模。从民族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初期研究比较集中地调查考察落后的原始的各民族的社会现象，但后来逐步地发展到研究不论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民族情况及其制度。恩格斯在他的这部书最后一章中还着重提出：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大分裂，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诸如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这也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

大奴役形式的制度。经典作家语重心长地示意我们研究的方向，应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我们认为，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民族学研究和发展的前途是极其光明的，特别是目前调查研究国内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对于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一定会做出有成效的贡献。

三

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学研究的对象给与我们什么提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如何启发我们在民族学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针对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在用词及其涵义方面，经典作家的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说的民族，当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民族这个词一般泛指无论处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体。但在经典作家的著作里，不同时代所组成的共同体，却有不同名称术语。最广泛的一个名词是 *Этнос*（希腊）、*Völker*（德）、*Народы*（俄）、*Peoples*（英），一般译为族体或民族，这个词等同于俄语 *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 即人们共同体或族体。另一个名词是 *Natio*（拉丁）、*Nation*（德、英、法）、*Нация*（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此词指的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民族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原始时代的共同体时，用的都是 *Völker*, *Народы*, *peoples*，他们绝不用 *Nation*, *Нация*。所以经典作家对上述两词，应该通用时可以通用，不应该通用时并不相混，区分意义相当严格。在恩格斯的《起源》一书中，用 *Volk*, *Völker* 及其复合词共有 101 处，其中绝大多数指的是原始时代的人们共同体，当然有些也指阶级社会产生后的民族。例如：（以下所引的页数，是恩格斯《起源》单行本，1972 年，人民出版社）

第20页，关于蒙昧时代中级阶段：“象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 Jäger-völker，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23页，关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 Hirten-völker，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不能成为人类的摇篮，并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们，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

第26页，关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诸民族：“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 Wilden und barbarischen Völkern 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

第34页：“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记载的最蒙昧的民族 Völker 中间，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

第35页：“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 Barbaren Völker 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第132页，在复合词方面：“德意志人在各民族大迁徙 Völkerwanderung 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39页，Völker 一词既用于指原始时代的民族，也用于指阶级社会产生后的民族。“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那末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 Völker 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和文明的民族 Barbaren und Kulturvölker 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

第55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 Kulturvölker 说来，这一点看来已经得到证明了。”

以上举例足以说明恩格斯使用 Völker 这个词是指广泛的民族意义，可以指原始时代的民族，也可以指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民族，但在《起源》这部著作中，Völker 一词大多数是指前阶级社会的民族。书中还用 Nation 一词及其形容词 National 共 7 处，意义上指的都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民族。恩格斯另一部著作《德国古代历史和语言》（人民出版社，1957 年），用 Volk, Völker 及其复合词共 123 次，用 Nation 只有一处。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 年）用 Volk, Völker 共 6 处，用 Nation 共 4 处。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用 Volk, Völker 共 5 处，用 Nation 多于 12 处。他如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书在使用 Völker 和 Nation 两词中，它们的涵义都是有区别的。

Volk, Völker 用词涵义已如上述，不再多举。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 Nation 一词时，所指很明确，还是举出一些例子，更可说明问题。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8 页：“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Nationen und Staaten。”这一段是恩格斯对劳动的总结语，他提出了从部落发展到民族和国家，显然国家和民族 Nation 同时产生，都是私有制、阶级产生之后的产物。

马克思的《摘要》第 96 页，英文本克萊特《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第 156 页：“部落 Tribe 和民族 Nation 严格说来并不是等同的东西，在氏族制度下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如象四个雅典部落之结合于阿提

略，三个多立安部落之结合于斯巴达，三个拉丁及萨宾部落之结合于罗马，这时民族 Nation 方始产生。部落联盟(Federation)以占有单独地域的各部落之存在为前提，虽然按照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继续存在，但是融合(Coalescence，原译合并不准确——引者)作用是一种更高的过程，能将诸部落在一个共同地域内联合起来。部落联盟(Confederacy)是与民族 Nation 最近似的东西。”

马克思《摘要》第165页，克莱特《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第197页：“阿提喀的四个部落——机内温特、伊吉可尔、霍普内特、阿尔格德——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地域(territory 原译为领域不确切——引者)，它们已融合为一个民族 Nation，但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大约只组成部落联盟(Confederacy)。

《摘要》第115页，克莱特《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第168页：“融合 Coalescence 是这一过程的最高阶段。例如雅典的四个部落由于混居在同一地区及彼此间地理界线之逐步消失，而在阿提喀融合为一个民族 Nation。部落的名称及组织还是很有生机地存续着，但是各部落的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当政治社会在德姆或市区的基础上建立和德姆的全体居民不论其属于那个氏族和部落都成为一个政治整体时，融合就完成了。”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说明部落联盟(Confederacy)需要经过最高阶段的融合(Coalescence)过程，那就是必具有共同的领土和共同的政府时部落才能融合成为一个民族 Nation，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一起产生。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70—71页：“这样，民族 Volk 就成为一种许多狭小农村公社的联盟，而在这些村落之间又没有，或者差不多等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马克(Mark 亦译马尔克——引者)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自己产生自己的必需品，并且，互相邻接的各个马克，它们的生产品种类，差不多